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二十二回 姊妹重逢驚智囊之遠慮 主奴敘舊感鎮國之深恩

兩人越近，心越跳蕩，淚越垂掛。鸞吹定睛細認，帶著哭聲，說道：「賤妾斗膽，請問公主尊名？籍貫何處？父母何人？謝姓是否本姓？何以得封郡主？又何故見妾垂淚？」公主道：「愚嫂本籍浙江，六七年前於西湖落水，為謝姓內監救歸楚府，楚王認為義女，賜名紅豆，勝若親生。攜帶入朝，奏對稱旨，賜姓封君，教授諸妃嬪公主有功，歷晉郡主。出水後，謝監以丸藥一粒灌服，大吐不止，將以前之事全然失記，竟不知本身父母何姓何名，連自己原名、年歲、月日生時，亦不記憶。不知何故，一見姑娘，既若舊曾相識，不知不覺的心頭跳蕩，鼻眼發酸，淚自流出。請問姑娘，何以同一垂淚變色耶？」鸞吹道：「賤妾因公主面貌，酷似失散之舍妹，心頭不覺跳蕩，眼中不禁垂淚。據公主說來，盡有與舍妹相合之處。但舍妹本籍江西，公主本籍浙江，則又不同耳。」

鸞兒從旁插嘴道：「母親既把落水以前之事全然忘記，何以獨知本籍為浙江？想只據謝監之言，即以救起之地為本籍耳。焉知非本籍江西而在浙江耶？若落水時所穿戴簪飾衣物，尚有存留，或身有暗記，即可指識也。」紅豆失驚道：「此得毋所謂智囊者耶？實因謝監說從西湖救起，故以浙江為本籍。落水時穿戴之物，大半俱存，亦因欲為尋親之據，故謹貯一匣，現在箱中。身上亦有暗記，俱可指識也。」素娥道：「妾身一見即疑及，至姐姐出來，與公主兩人那種至性相感之狀，便認真有五六分；更說到六七年前也在西湖落水，失記以前諸事竟認真有八九分了。公主那時穿的是一件……」鸞兒忙扯衣襟住道：「二母親不要先說，該齊集親來的內監宮女做了證見，並齊集先賜的內監宮女做了公中證見，請母親取出衣飾原匣，然後逐件說出比對，才見得不是假冒哩！」

素臣笑道：「你這小奴才，只管插嘴插舌！衣服逐件說出，開匣一對，便見明白。要齊集內監宮女做甚中證？是誰要冒認姊妹，有這許多鬼張鬼智！」鸞兒失色，跪地認罪道：「孩兒不合插舌多言，望父親寬恕一次，以後再不敢了。至孩兒欲令內監宮女作證者，非敢故作張智，實以絕楚府之疑也。楚王既愛母親勝於親生，一旦忽有本生親人認去，其心必不快；王妃婦女之見，尤必致疑，母親所憑者，只衣飾記色耳。若不憑眾認，則必疑及串捏，竊恐嫌隙自此生耳！」素臣道：「雖未必然，亦遠慮也。」因稟水夫人，如其言，令人傳集。須臾，新媵內監四名，宮女八名，楚府宮女四名，及原賜並隨媵郡主共監十八名，宮女二十名，俱至。紅豆令楚府宮女上樓開箱，抱出一匣，匣上封皮封好，上寫成化十年六月二十日封。緣紅豆每年於夏伏內曬晾一遍，即封固藏好，故尚是隔歲封條。素娥已與鸞吹開出一單，素臣令眾內監宮女看明，是：

白玉無花捺頭簪一枝，赤金並頭蓮簪一枝，赤金佛手環一對，赤金韮邊無扣戒指一對，藕色杭綾襯一件，月白杭綾面光綢裡夾衫一件，白棉綢衫一件，短衫一件，織金鑲邊宮綠綾裙一條，大紅綢面綢裡袂褲一條，白棉綢襯褲一條，白綾繡花膝衣一雙，平底大紅素緞鞋一雙。

鸞吹袖中復出簪環，亦擺放桌上。紅豆見單，復見簪環，大哭道：「姐姐，你妹子今日才知生身之處也！」鸞吹淚蔣如雨。忙開匣看時，逐件提出，只少一枝玉簪，一件短棉綢衫，一條襯褲，一雙膝衣，餘俱與單開符合。把那簪環比對，更是一手造成，毫無分別。然後抱住紅豆，哭成一團。素娥道：「公主右肘凹，有一碧玉鉤形，左手肘凹，有硃砂痣三點，也該驗明。」鸞吹道：「你以後該叫三妹，不該叫公主了。」於是紅豆稱素娥為二姐姐，素娥稱紅豆為三妹。

素臣遣出內監。單留宮女。紅豆挽袖出肘，果見兩肘凹內，有赤痣三點，及碧玉鉤形。驗明，仍令內監入堂。素臣道：「公主乃未澹然老爺幼女，於成化三年三月初六日在西湖游湖，因後山發蛟，與未老爺及大小姐東方夫人同時落水。未老爺被家人救起，大小姐被我救起。獨公主打撈無獲，不想得入楚府！今日姊妹重逢，是你們親眼見的，我當奏聞聖上，你們具是見證。若有一毫疑心，不妨指出，勿口是心非也！」眾內監宮女俱道：「這是千真萬真，奴婢們眾眼共見，並沒一毫疑心的。只看大小姐合宮主眉目口耳，不是天生一副？若非同胞，豈能相像若此？怎敢口是心非呢？」

紅豆與鸞吹、素娥以姊妹禮相見畢。紅豆問自己名字及生年月日，鸞吹道：「你今年十四歲，是九月初七日寅時生的。母夢金燕投懷，故取名金羽。」紅豆道：「妹子被救入楚府，都說不是六歲，即是七歲，父王母妃便定作六歲，如今也算是十四歲。因無真生日，便把救起重生之三月初六日當了生日。今日才知道自己生辰。妹子名金羽，今所居之樓，恰好是鳳羽樓，豈非天數？」水夫人道：「還有奇巧之處：我兒乳名玉佳，媳婦名藍翼，公主名金羽；我兒夢玉燕投懷，媳婦夢翡翠投懷，公主夢金燕投懷；我兒生於九月初五日子時，媳婦生於九月初六日丑時，公主生於九月初七日寅時；我避難居大小姐莊上，彼時只有媳婦一人，而浴日山莊各樓閣，即有公主及四媳之名。至皇上賜此第，仿山莊樓閣之名，為各樓匾額，恰好又補出『藍田』二字，在聖意不過取姓，而豈知更暗合媳婦之名，豈非皆天數乎？」

合堂人聽說，無不驚為神異。五子心中又各知田氏之名，知所忌諱，更是歡喜。紅豆復請洪儒、素文見禮。洪儒家中僮婢，亦俱叩見。是日，紅豆之喜固到盡情，鸞吹之喜亦真竭致，合府之人，眼見骨肉奇逢，個個眉花眼笑，嘖嘖稱奇。紅豆急修箋奏，遣內監往宮中及楚府投遞。素臣亦進宮奏聞。天子大喜道：「公主得事素父，遂彼素願；所不足者，惟昧於所生耳。今幸珠還合浦。何快知之！其加贈未一飛為禮部尚書，妻妾俱贈二品夫人，賜祭一壇，以伸公主孝思。但楚王及妃，愛公主勝於親生，忽聞此信，殊難為情，素父當急往慰之。」

素臣謝恩畢，即往楚府謝親。楚王備宴款待，席間細叩公主認姊之事，素臣把情跡細述一遍，楚王慨然道：「寡人初閱公主手箋，兩手俱震。傳問隨媵四女，所言情節，與素父所述略同，此正無復可疑。特寡人暮年無倚，為可悲耳！」素臣道：「殿下何出此言？公主雖知有本生，而感激殿下養育之恩，同於山嶽。恐殿下稍有芥蒂，小婿故貿然而來。公主在膝下數年，殿下豈猶未知其人，而以為忘本者耶？今於歸小婿，小婿又豈忍令公主為忘本之人耶？」楚王面有喜色，說道：「寡人只有一女，於歸趙芮。趙芮本非端人，郡主又專暱其夫，寡人勸之不聽，誠之不從，久已置之度外，幾絕往來。公主一心為國，其待寡人及王妃，又盡誠盡孝，如親生父母，故寡人與王妃愛之，亦遠勝親生。公主既昧於所生，謝監又已物故，寡人以為天賜，實倚為半子之靠。素父前在長沙，合府俱盡心伏侍者，一為國家有事，倚仗素父；二因公主彼時即有擇木之意。寡人因年不相當，曾為勸阻，而公主委曲進言，慷慨明志。寡人為其所感，故先有約言，後奏皇上，為賜婚之事。因公主必欲俟寡人回京，故遲至今。孰意昨晚才得了向平之願，今早即驚聞趙璧之歸耶？今聞素父之言，此憂可釋。但恐將來回府，王妃疑團難破，尚費寡人辭說耳！」素臣道：「小婿與公主存心，久蒙殿下洞照。即未公、未母現在，亦不敢厚於親生而薄於恩養，況只其姊在耶？」楚王方才釋然，慙慙勸酒，盡歡而散。

素臣回府述知，合家驚歎不已。素臣親書『智囊』二字，以賜鸞兒。紅豆贈送諸子禮物外，復加送羊脂玉獅鎮紙一方，珊瑚蟠龍筆山一架，銀管純毫筆一帖，澄心堂紙百幅。天子因素臣新婚，給假半月。十七日，候田寶不至，差人各處尋訪寓所不著，向點名處去查，又說三場俱到。猜想不出是何緣故。紅豆道：「麟、鼈俱稱智囊，鼈兒之智已見一斑，願更觀麟兒之暗解。」

令宮女將麟兒請來問之。麟兒打一拱，答道：「孩兒若設身處地，亦不肯來，母舅想有同見。若未發榜前先至相府，則登第必由關節，求名反致失名，如何敢來？發榜後，不中則來；即中，則當俟臚傳後，始來也。」紅豆大贊：「此論不特深合時勢。亦足見難甥舅之抱負！」因在綬帶上，解一玉連環，用紅錦親書『智囊』二字於環中，貼以贈之。

十八日，天生、以神、有信並福建六雄俱辭別出府。獨飛娘貪水夫人訓誨，又記掛立娘，恐上皇仍有後命，不肯回島，領著黑兒，住在安樂窩內。二十日，全、匡、餘、趙四家家眷，同日到京。成之、無外搬出外城，首公、雙人原住心真寓所，今亦另覓房

屋遷居。二十二日，玉麟家眷到京，領著碧雲、翠雲，亦告辭而去。

素臣連日餞行、接風、暖房，及拜謝合朝送親賀喜官屬，忙個不了。二十四日，素臣出府，候問餘太夫人及首公、成之、無外等家眷。水夫人分遣家僮，領著五孫，向各鄉親家問候，並請二十六日一早赴席，為竟日之談。素臣回來，問知所請女客，惟心真、日月、首公、雙人四位夫人不到，准到者十六位，是雙人母餘太夫人、希賢妻劉夫人、金相妻皇甫夫人、時雍妻劉夫人、廷珍妻戴夫人、長卿妻洪夫人、無外妻匡夫人、成之妻金夫人、璧生妻連夫人、玉麟妻白夫人、赤瑛妻馬夫人、金相妾金枝及玉麟四妾；並東宅任夫人、東方夫人、未夫人、晚香、飛娘、黑兒、碧蓮八位，共二十四位女客。連本家姑媳陪者八人，通共三十二人。

吩咐備三十二席，小酒約備四十席。正席坐月恒堂，下人男席坐東小廳，女席坐西小廳。飛娘、黑兒、碧蓮、翠蓮俱來辭酒，碧蓮、翠蓮、黑兒不敢當客，飛娘因立娘相形不便，水夫人也就允辭，命再添備四席。

二十六日清晨，各位夫人陸續俱到。眾夫人要行命婦見公主、郡主禮，水夫人同紅豆、天淵苦辭得脫。茶罷，各敘寒溫。餘太夫人、匡夫人與水夫人、田氏，細敘離情。劉希賢夫人向水夫人等謝保薦之德，水夫人等亦謝其同寅協恭之情。皇甫夫人謝主持代巡送妾生子。劉時雍夫人、戴夫人俱說：其夫自得交素臣，學問頓長，又謝保薦，復向白夫人謝數年叨擾。白夫人亦謝其講解。金夫人謝驅狐療病。自夫人謝夫妻久擾，並救其女之縊。洪夫人謝餘太夫人救長卿重病。水夫人謝長卿寄信以致革職。連夫人謝開罪璇姑，復與璇姑敘姊妹別情，馬夫人稱水夫人為婆婆，田氏等為母親。水夫人等謝其賀儀，璇姑復謝其壽禮。金枝感謝作伐之事。絮語纏綿，深情繾綣，各有交關。惟任夫人母女及妾與水夫人等已久在一處，與各夫人無一相識，只與鸞吹、素娥、紅豆講說家常。玉麟四妾，兩好文墨，兩嫻武事，遂各求教湘靈、天淵指點。

須臾，全用乾濕茶點畢，隨請赴月恒堂入席定。餘太夫人首席，次劉希賢夫人，次皇甫夫人，次戴夫人、劉廷珍夫人、連夫人、白夫人、洪夫人、金夫人、匡夫人、任夫人十一席，南面，正座；次金枝，次玉麟四妾，次晚香六席，東西，僉坐；次鸞吹、素文、紅瑤三席，東西，旁坐；水夫人居中，稍上阮氏、田氏、紅豆分東西，稍下；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分東西，又稍下，八席俱北面。令春燕、秋鴻陪款飛娘、立娘、黑兒、碧蓮、翠蓮於東宅戲彩堂，客席單座，主席雙座。外一席送又全妻妾，一席送鳳無妻妾。正席一散，即令擺酒園內詩社，俟遊園畢入席。各夫人要更衣，並遊玩三宅各樓堂畢進園。金枝捉這空，同晚香至安樂窩邊間，慰問又全妻妾，楊氏及四姨、五姨接進。

金枝口稱太太、姨娘，便跪下去。楊氏一把拖住道：「你要折殺妾身！前日任姨娘也是這樣執謙，令人可感！彼一時，此一時，再休如此過禮。」金枝不敢坐，四姨、五姨忙連晚香拉扯坐下。楊氏問金枝起居，晚香道：「姐姐也與奴一般，生了兒子，受老爺、夫人抬舉，感激太師爺不盡！」楊氏道：「我們不是感激太夫人、太師爺入骨嗎？太夫人不以奴婢相待，飲食俱與上人一般，叫人搬送入房，一切差使俱不到我們，單令我們看四書、五經、小學、烈女傳，常替我們講解，把心裡明亮了許多。又見太師爺待妻妾間的光景，與當初我家樣子，真個天淵之隔，便只顧身心乾靜起來。初時還有雜念，如今只有懊悔、感激兩個念頭。每日早晚燒一炷香，祝願太夫人合家長命富貴。想起當年的事，悔恨一回，其餘便是吃飯、看書、聽講，夜裡上床，安然睡覺，倒沒有當初提心吊膽了。」

四姨、五姨道：「我們的事，瞞得你兩位嗎？到了豐城，看著合府的光景，便把自己輕狂的樣子，只顧改變轉來。偶然想著家中不成人，便是心飛肉跳，再聽著太夫人的講說，就把一切不好念頭都消化盡了。當初笑三姐板拙，不肯討太師爺歡喜，枉受老爺的毒打；如今才知他的好處，太師爺反替他奏了。封了苦貞孺人哩！」金枝道：「三姨娘不特不肯討太師爺歡喜，還要殺太師爺哩！真正宰相肚裡好撐船，若不是太師爺，一百個性命也送掉了，還肯替他討封嗎？」楊氏道：「那是他認錯了主意，後被太師爺點醒，就自己要剜死起來。我如今想起老爺謀危社稷，本犯著滅門的罪，若不是太師爺超豁，我們還有命嗎？你兩位不消說，還有六妹、十四妹、十五妹、十六妹及許多歌姬、丫鬟，都虧著太師爺，個個都是誥命夫人哩。」

金枝、晚香俱道：「聽說他們早晚進京，到那時再來見太太、姨娘，趁便與他們會一會面。太太們若缺長少短，向奴等說知，好著人送來。」楊氏道：「太夫人體貼下情，一切衣服器用、鞋腳針線，常常發給。到了節下，各房俱賞下來，還不說是賞，都說是送的。自進京以後，連次大賞，綢帛銀錢絡繹而至。我開給你二位看看，箱子內不是都裝得滿滿的，那裡用得他著，還有缺長少短嗎？今日請各位夫人，我這裡也照樣一席，收碗的說：停會還要送圍碟來。隔壁吳長史妻妾，也是一般感激。他家有兩妾，一子，發在安侯家為奴，專做粗重生活，還不住的馬鞭棍子，打成三個有骨沒肉的骷髏在那裡！相形之下，你說該感激不該感激？」說到那裡，三人俱垂下淚來。金枝、晚香亦不覺淚點紛紛而落。正是：

聽說真情定流淚，感恩入骨似傷心。

直到各夫人將次入園，丫鬟來請，金枝、晚香方才辭別。是日，素臣因請女客，恐要各處走動，不便在宅，避入花園中，令春杏、夏蘭打聽飛報。因前次末到湖心亭，帶了文敏、文惠，從初覽亭前上船，划至亭上。憑欄看四面湖光，見滿湖荇藻紛披，錦鱗游泳，忽觸著《中庸》上『魚躍於淵』二句；仰看天際，白鶴飛翔，真有上蟠下際，觸處皆道之意，心中活潑潑地快樂無比。暗想：「子思子之指點，親切有味如此！若上文沒有「與知與能」，下文沒有「造端乎夫婦」這層，豈不成釋、道兩家浮光掠影的提唱？古來聰明人，不知多少錯走路頭，乃不會讀書之故，非書之過也！」正在以心問心，靜觀自得，忽聽一片吶喊之聲，忙問文敏。

文敏道：「定是世子不知太師爺進園，在射圃擺陣練兵。」素臣吩咐二人：將船慢搖至垂柳深處，不要驚覺他。一面上船，輕輕蕩去，不一刻，已到射圃亭後垂楊之下。素臣上岸，見亭後有一月洞，因至洞邊窺著。只見龍兒高坐圍亭月台之上，手執令旗；左右兩人，帶刀侍立，一是奚勤，一是韋忠。場內二十五名內監飛卒，各執刀牌，已擺成五花陣勢。龍兒把旗一揮，亭畔一人衝出，看是錦囊，舞著雙刀，直殺奔中花。只聽鼓聲響處。中花忽掣向南，四花紛轉合圍而上。每花兩人在內！三人存外；十個飛卒，十刀十牌，成一內圍；十五個內監；十五刀十五牌，成一外圍。

內監刀牌未熟，那十個飛卒，卻純熟比，刀光霍霍，牌影森森，躍則高至丈餘，折伏則幾如平地。素臣看錦囊頗有精神，奈破這刀牌不得。戰了一會，擲刀於地，即被擒獲，陣勢便仍按五方排列。龍兒喝問：「願斬？願降？」錦囊答是：「願降。」龍兒左顧，奚勤即趨解其縛。龍兒又把旗一揮，亭畔又衝出一人，看是虎兒，手執雙錘，也奔中花。這番卻不掣向南了，只見中花兩飛卒舞動刀牌，與虎兒跳戰，一會便是左花兩飛卒接戰，次前，次右，次後。五花飛卒俱接戰過，五花忽變六門，每門四刀四牌攔截，一飛卒居中，輪流接戰。虎兒知不能破，便欲奪門而出。無奈奪那一門，中間這飛卒既在後牽掣，又有一門正救，一門旁救，如何衝突得出！

虎兒看著西門缺兩飛卒，刀牌勢懈，便假奔南門，西南、東南兩門皆須撤救，門愈孤。乘這空裡，掣回身飛奔西門。那知鼓聲起處，這陣又變作一字長蛇，西門正當蛇腹，頭尾合救，恰好五飛卒當頭，五飛卒押尾，如風雨驟至，當頭斫下，攔腰刺進，著腳斫來。虎兒招架不住，只得丟下銅錘，任憑擒縛。這丟棄兵器，是龍兒號令：只丟了兵器，刀牌即止，以免受傷。虎兒亦稱願降，龍兒右顧，韋忠便馳解其縛。虎兒、錦囊即兩旁站立，喚奚勤、韋忠向亭畔去了。

素臣悄悄下船，遠見眾女婢已扛抬酒席到詩社去擺設，金硯飛奔射圃報信。看著柳營之內，一對一對的，擺道而過：前是內監，次是飛卒，次是虎兒、奚勤，引導著龍兒，背後錦囊、韋忠護從，俱肅靜無聲的，整齊而去。素臣暗暗喝采：「孺子可教也！」

船到初覽亭，秋香、小纏已來清園，吆喝著：「如有閒人，快些出去！」春杏、夏蘭亦來報信，素臣忙上亭來，秋香回顧，忽見素臣，向小纏做手勢道：「世子又做出來也！」素臣入內，令文敏去喚龍兒，欲指點兵機，並不許令虎兒旁站。回來說：「各位夫人要五位公子同宴，已隨太夫人入園去了。」

任公是晚捉空請素臣小酌，更有始升作陪。相好至親，慇懃勸酒，酒落快腸，已有醉意。任公復令親生公子喜兒出來勸酒，年只四歲，伶俐非常。或跪或拜，或哭或笑，或抱頸，或拉發，會得諸般勸酒之法，喜得眼睛沒縫，吃得素臣頭腦生疼，大醉而回，睡至天明，尚未起身。外面忽擁擠無數報人，報世子文龍高中乙未科第八名進士，說是奉旨欽賜舉人，入場考中。登時把合府人哄動，驚喜非常。紅豆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俱至安樂窩道喜。獨有田氏捏著兩手冷汗。龍兒更是著慌，忙趕進水夫人房內，直檝的跪在床前，滿目流淚，要求水夫人討饒。

水夫人一面披衣起來，一面備道：「你這孩子也忒大膽！秋香說你在園裡嚷鬧，你父親撞見。叫文敏來尋你去責罰，虧著我進園，任親家請酒，才躲過了。還沒發落，又弄出這事來！考試大事，怎瞞得合家鐵桶？將來無事不可瞞矣，還有甚麼家法！四十大板是該的，再要打的多，我替你討饒罷。」龍兒怕的是素臣，靠的是水夫人，今見水夫人都發怒，說要打四十大板，這一驚不小，登時臉色發青，厥暈倒地。正是：

八歲中魁須滿杖，老年副榜必凌遲。

總評：

龍兒插舌，初看殊覺張智，不意楚王王妃乃為此莫解也。楚王雲：「初閱公主手箋，兩手俱震。」又云：「王妃疑團難破，尚費寡人辭說。」神乎神乎！龍幾之知幾回若此乎！素臣親書「智囊」二字賜之，心折其智者深矣！

麟、鼈俱稱：「智囊」，無獨表一鼈之理，故即借田實一事，隨手牽出麟兒，以成雙璧。紅豆親書，與素臣作鉤一鎖，居然史公合傳。回讀五子設策，特表麟兒，而水夫人於四說中獨以鼈說為正。麟兒復云，來即以鼈弟之法行之，則亦合傳之體。

姊妹奇逢，奇在兩心跳蕩，兩鼻發酸，寫天性之感，出於自然，發而不覺，透足無比，乃知釋氏之棄親認父，滅子求徒然者，為喪盡天良也。謝監丸藥，能使紅豆盡忘前事，而獨不能並滅天性之感，所以垂教後學者深切著明矣！

水夫人奇巧一段蓋其造作之跡，與天子論馬化同法。以平筆論奇情，奇事能化奇為平；以奇筆論奇情，奇事亦能化奇為平，愈平愈奇，此為古文三昧。

各夫人互相稱謝，宛轉關生。兼為中半部各回照應結束，文法極靈極密。

楊氏及四姨五姨感激一段，極表水夫人素臣之德化至深至速。到頂壁一層，金枝晚香亦紛紛落淚，最入情理。必如此方可頂壁一層。非女人慣陪眼淚之比。

鳶飛魚躍一段，議論當入《中庸》注疏，與前文論「庸」字同為聖道干城，使二氏、六王之學咸息其喙，不能附會一語。

五花熟陣，變而不窮，便極新色。素臣欲為指點，必其中尚有些小破綻處也。惜為報喜隔斷，不得一領兵機，殊屬悶悶！

秋香與龍兒赤緊魔頭，請板不足，復饒此舌，令水夫人亦錯過素臣之意，加出一層過失，遂使龍兒一喊幾死，簇成天外奇峰。